

# 禧年前夕對宗教裁判所的再思

區華勝<sup>1</sup>

**本文評介：**董進泉著，《黑暗與愚昧的守護神－宗教裁判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初版，1996年三刷。

為迎接貳仟禧年，除舊迎新，本文作者特選以中文寫的唯一較詳盡和系統化論述宗教裁判所的書，作一評介與綜合反省，為這在教會中難以公開談論的敏感話題，提出我們應可面對的態度與精神：坦然面對教會人性軟弱的一面，培養坦蕩的胸懷以與「其他人士」對話及修好，學習以《聖詠》五十一篇所提懺悔和謙虛的精神去面對它，天主會使我們粉碎的骨骸重新歡躍，為我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

## 前 言

老實說，假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沒有頒佈《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的文告，又在文告中沒有提及天主教會過去犯的錯（35節）；假如教宗沒有毅然向人認錯求恕<sup>2</sup>，又在諸錯中特

<sup>1</sup> 本文作者：區華勝，澳門教區神父，曾任台南碧岳神哲修院教授。

<sup>2</sup> 意大利作家 Luigi Accatoli 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歷年來九十四宗文件中整理出一本書：*Quando il Papa chiede perdono*, Milano; Mondadori, 1997（《教宗求恕》），本書已有葡文譯本，由聖保祿書局出版，而本文引用的是葡文譯本）。該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有九章，講述天主教會從「自我為是」到若望保祿二世代表教會作「自我批判」的過程。原來 1920 年英國聖公會的蘭貝斯（Lambeth）會議，為基督教會的分裂向世界公然認錯，最先給各教會樹立了自我反省的榜

別指出「宗教裁判所」<sup>3</sup>，並為這一問題於 1998 年秋，在羅馬召開了一國際性的神學及歷史的聯合研討會<sup>4</sup>，相信我國天主教會誰也不敢公開談論這如此敏感的問題<sup>5</sup>。

在歐美諸國，有關宗教裁判所的書刊可說是汗牛充棟了。但在我國，本書是唯一較詳盡和系統化的著述。

## 一、本書概要

本書一開始，作者就把歷來有關宗教裁判所的資料和文獻作一簡略而全面的介紹，繼而把宗教裁判所的起源與發展、宗教裁判所的立論依據、宗教裁判所的嚴密制度（法官、告發、偵訊、審問、刑罰、判決、火刑）、宗教裁判所的受難者等，條理分明地予以闡述，其後把西班牙、拉丁美洲、葡萄牙和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分別報導，最後作者談論宗教裁判所的後遺症，和它給教會及世人所刻下的除不掉的烙痕。

為了顧及讀者的感受，我們在本文中儘量避免引述受宗教裁判所迫害者的數目和使人嘔心的細節。

---

樣。其後在天主教方面，教宗若望廿三、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一世都相繼跟進。有關這位上任僅 33 天的教宗，編者特地引用了他跟兩位威尼斯人士的私人談話。這些談話披露了這位微笑教宗未竟的鴻圖大計。該書的第二部分有廿一章，每章討論一個問題，如十字軍、獨裁政權、教會分裂、宗教裁判所、馬丁路德、加俐略、宗教戰爭、種族歧視、教宗歷史、政教合攏主義（Integralismo）等敏感問題。要注意的是，這裡不再是教會教訓人或為自己辯護，而是謙虛地向人求恕。

<sup>3</sup> 見《教宗求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sup>4</sup> 同上，第一部分第九章； *The Tablet* (Jan. 15, 1997), p.118, “Vatican to study anti-Semitism and Inquisition”。

<sup>5</sup> 不贊成教宗「求恕」的人及他們所持的理由及顧慮，見同上，第一部分，第八章。這些人中以 Bifbi 樞機主教為主，次有 Sandro Maggiolini 主教及傳媒界的 Antonio Soccia, Renato Farina 及《耶穌新傳》（慈幼出版社）暨《跨越希望的門檻》（台北：立緒）的編著 Vittorio Messori。

讀者在這裡最關心的，無疑是想知道作者敘事是否客觀，評事是否公允。在這麼多的歷史資料中，我想我能做的，就只有像考古學家，在一大片廢墟中篩選出一些特定的範圍發掘勘查，把所得結果與已知的標準作一比較。

不過，在未深入探究以前，我們先看看本書的大概輪廓。本書是「世界文化叢書」中的一個單元，而本叢書曾榮獲中國圖書獎，可見其學術水準是相當高的。本書所下的註有三百三十多個，而所引用的著作中有少數已譯成了中文。只可惜本書一如許多其他大陸書籍一樣，不列入名、地名的外文名稱。單靠中文音譯，除非是已十分熟識的名稱外，一般是很難使人摸出頭緒來的，這對於一本中文學術著作來說，確是美中不足之處。此外，本書沒有人名、地名的索引，使得翻查起來十分困難，這也是有待改進的地方。

## 二、宗教裁判所的受難者

現在，讓我們深入來察看宗教裁判所的受難者吧。本書作者把他們分成兩類：個人的和集體的。在個人的受難者中，作者舉出：（一）楊·胡司（John Huss，1372~1415）<sup>6</sup>、（二）冉·達克（Jeanne d'ARC，1412~1431）<sup>7</sup>、（三）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sup>8</sup>、（四）伽利略（Galileo，1564~1642）<sup>9</sup>；在集體的受難者中，作者舉出：（五）農民—平民異端者<sup>10</sup>、（六）「巫女」<sup>11</sup>、（七）聖殿騎士團<sup>12</sup>。

<sup>6</sup> 174~188 頁，本文所有的外文名稱是筆者加上的。

<sup>7</sup> 188~202 頁，多數人稱她聖女貞德。

<sup>8</sup> 312~326 頁。

<sup>9</sup> 327~345 頁。

<sup>10</sup> 125~136 頁。

<sup>11</sup> 136~155 頁。

值得注意的是，若望保祿二世在《教宗求恕》中明明提到了（一）胡司及（四）伽利略，尤其對後者用了特多的篇幅<sup>13</sup>；但當談婦女時<sup>14</sup>，完全沒有提及巫女的事。然而，前倫理學教授海霖（B. Häring）神父的〈教宗若望廿四〉卻沒有把她們忘記<sup>15</sup>。

## 1. 胡司

本書作者稱他是「捷克民族理想的殉道者」，捷克宗教改革運動的傑出領袖、思想家和人民主義者。胡司是在康斯坦荻（Constance）公會議期間被宗教裁判所判以火刑的。當劊子手點燃了火堆，胡司高聲唱道：「基督，真天主之子，寬恕我！」火堆熄滅了，劊子手們賣力地把骨灰收集起來撒入了萊茵河。因為被燒死的異端者不應留下任何令人追憶的東西。

胡司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正式被平反。

## 2. 冉·達克

冉·達克是由於「巫術」和「異端」而受到審判的，實際上，她的唯一的「罪行」是發動法國人民捍衛苦難的祖國、反抗當時在英法百年戰爭中佔領著法國大片領土的英國人。作者引用著名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在《英語國家史略》中對冉·達克生命最後一息的描述說：

「冉·達克在高高堆起的乾柴上，火焰向她伸出了長長的舌頭……她舉起用乾柴做的十字架，最後喊了一聲『耶穌！』一個在場的英兵說：『我們搞糊塗了，燒死了一位聖徒。』」（198頁）

<sup>12</sup> 156~172頁。

<sup>13</sup> 《教宗求恕》，第二部分，第六章。

<sup>14</sup> 同上，第二部分，第四章。

<sup>15</sup> 見區華勝，〈海霖教授的遺囑：《改弦換轍》評介〉《神學論集》110期（1996冬），581~594頁。

這位愛國志士的蒙難，引起了人們無限追思。伏爾泰、席勒、阿那托利·法朗士、馬克·吐溫、蕭伯納、安娜·西格斯等著名作家，把許多動人心弦的華章獻給了她。畫家、雕塑家、作曲家、戲劇電影演員等，用各種藝術形式塑造了她的光輝形像。

### 3. 布魯諾

布魯諾是意大利多明我會會士，作者稱他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氏是在羅馬的花墟被燒死的，他的判決詞是由聖羅伯托·貝拉爾米諾（Roberto Bellarmino）紅衣主教簽署的。這位紅衣主教也是伽利略的主審官員。布氏犧牲時剛滿 52 歲，其中有八年在宗教裁判所監獄中度過。

據一位目擊者對臨刑前的記載：

「主教按規定方式切開喬蕭丹諾·布魯諾雙手大拇指和食指間虎口的皮膚，從而彷彿消滅了授職時進行的塗油式痕跡。此後，按撤職儀式必須履行的公式，脫下犯人的神父法衣，最後是削髮儀式。」（325 頁）

布魯諾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自願作為一個蒙難者死去。」1889 年 6 月 19 日，在花墟刑場上建立了一座至今仍然聳立著的紀念像，雕像下面的底座上，銘刻著這樣的獻詞：「獻給喬爾丹諾·布魯諾——他所預見到的時代的人們立。」

### 4. 伽利略

有關他的事，不論教外人士或當今教宗都談得多了，我們在此無需再提了<sup>16</sup>。

### 5. 農民—平民異端者

這裡談及的歷史錯綜複雜，簡言之，是歐洲中世紀，特別

<sup>16</sup> 據悉，宗教裁判所的國際研討會不會討論個人案件，這要交給相關的教區或地區處理。

是十三、四世紀期間下層社會對上層社會的反叛、是兩向教會意識的對抗<sup>17</sup>、是反極權、反斂財、反腐敗的平民運動。其中涉及的社團有「純潔派」(Catharists)、「聖靈兄弟姊妹會」、「使徒兄弟會」、「鞭笞派」(Flagellants)、「神之人」、「神之友」、「智慧之人」、方濟會的「屬靈派」(Spirituals)、「小兄弟」(Fraticelli)等，這些試從原始基督教傳統汲取靈感的反叛分子，是後來宗教改革的領頭部隊。

至於這種運動所涉及的個人，則有教皇（作者給的稱呼）約翰廿二世、克萊門特五世、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Ludwig)，方濟會士神學家威廉·奧卡姆(W. Occam)、杰拉爾多·塞加雷里(Gerardo Segarelli)、多利奇諾兄弟(Fra Dolcino)等。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有關這運動描寫的細節與意大利翁貝爾托·埃科(Umberto Eco)著名的歷史小說*The Name of the Rose*<sup>18</sup>，有很多吻合的地方<sup>19</sup>。

<sup>17</sup> Anne Brenon, "Häresien im Mittelalter: 'Es gibt zwei kirchen....'" (中世紀的異端：存在著兩個教會.....)，*Concilium* 33 (1997) 350~355。這本國際性的神學月刊，同時以多國文字出版。本文作者是法國人，是檔案及古文字學者。教會中世紀的異端是她研究的重點。

<sup>18</sup> Umberto Eco, *The Name of the Rose* (London : Minerva edition, 1996) pp.221 ff.

<sup>19</sup> 該書的意文原版於1980年出版，其文譯本首次於1983年出版。該書是埃科的第一部小說，剛出版即成了世界暢銷書，獲得好評如注。「魔宮傳奇」的電影劇便是根據它而拍攝的，但所拍電影因種種限制還不及原著精彩。在原著中，最值得人欣賞的是主角方濟會神父William與他的徒生Adso有關財富／貧窮、權利／服從、貞操／情慾、異端／正統等問題的對話，它反映出教會的兩派思想。這部歷史小說也可以說得是中世紀縮型的神哲學課本。作者埃科是國際知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及文學批評家，任教於波倫亞大學。他與中國文化界過從甚密，是歐洲跨文化學院與中國數間主要大學計劃建立「無牆大學」的主要委員之一，見樂黛雲／勒·比維主編，《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北京大學出版，

## 6. 「巫女」

作者指出，從十五世紀下半期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下半期的迫害「巫女」事件，主要是受了《巫女之鍾》一書的影響。這本書充滿了各種不堪入目的醜事，是作者的誨淫誨盜的可恥產物，但它卻成了宗教裁判員們編寫的種種「巫女審訊指南」，成了把千萬無辜者送上火堆或絞架的理論根據。慘死在火堆上的「巫女」，一大部分是被中世紀非人的生活條件折磨得有破壞心理，甚至是病態的歇斯底里的婦女。「巫女」是被打成「魔鬼派」的主要受難者。

## 7. 「聖殿騎士團」( The Templars )

作者稱它是「並非異端的異端案件」。聖殿騎士團的正式名稱是「基督和所羅門聖殿貧苦騎士團」，它是法國十字軍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克來沃修道院院長聖貝爾納（ St. Bernard of Clairvanx ）是這個宗教騎士團的推動者，並親自為它制定了章程。騎士團的成員要發服從、不守財、不戀色的三重誓願。

一方面由於攻城陷地，一方面由於經商謀利，一方面由於免稅特權，聖殿騎士團逐漸變成了天主教最強大、最富有的修會之一，使得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垂涎三尺。為了佔取騎士團的龐大財產，號稱「美男子」的腓力四世竟不擇任何手段，包括譖謗、密告、檢舉、迫供、刑求等，企圖徹底消滅這個騎士修會。

教皇克來門特五世是個身心俱弱的人，絕不是腓利四世的對手；他雖明知騎士團是受冤枉的，卻向後者低頭屈服，垂手把整個修會交給了貪婪無恥的暴君及宗教裁判所。到了最後，1314年3月18日，聖殿騎士團的總團長莫萊（ Molay ）及諾曼第的分團長儒弗魯瓦·德·夏爾尼（ Geoffroy de Charnay ）

在巴黎被押上了火堆。有人稱聖殿騎士團的滅亡是中世紀最大的一宗冤獄<sup>20</sup>。

### 三、宗教裁判所沒落後的教會

從黑暗的中世紀讓我們一跳跳入啓蒙期後的十九、廿世紀吧。作者在最後一章以「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為題，把法國大革命後宗教裁判所在艱難掙扎中走向沒落的過程，以速記的方式敘述出來。

1816年，庇護七世禁止了宗教裁判所對犯人使用體刑，並使它的訴訟程序同世俗法庭一致起來。1835年，教廷取消了各地的宗教裁判所，卻把羅馬和全教會宗教裁判所委員會保存下來，使它繼續執行開除教籍和公佈禁書目錄的職能。

1908年，羅馬和全球宗教裁判所改名「神聖法庭」（Holy Office，一般稱「聖職部」）。1965年底，聖職部改名為信理部；1966年，它取消了禁書目錄。1975年，它下令對全體教士的論著恢復書報檢查制度，並在各教區和各僧團（修會）重新設立書報檢查員職務。本書作者的敘述也在這一年劃上了休止符。

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作者能把歷任教皇所作的大事精簡地列舉出來。如提到庇護九世時，作者就談《現代錯誤學說匯編》、「教皇永遠不犯錯誤」的教條及意大利統一與教皇國

<sup>20</sup> Andreas Beck, *Der Untergang der templer: Grösster Justizmord des Mittelalters?* Herder, 1992。作者是德國天主教徒，修神學、哲學及醫學，是神學博士及醫學博士，任康斯坦茨城主任醫師。此書是他廿多年來研究的結晶，所蒐集的參考書目（共26頁）及歷史圖片甚多。作者在序言中稱，他撰寫此書，志在為聖殿騎士團討個公道，因為它的團員是無辜受害的。作者說：「我責備當日的教會領袖們，但不反對教會。不依理責怪天主教會，遠非我的本意。我試圖做的只是協助她把未處理好的事拿出來清洗消毒而已」（10頁）。

衝突的問題。提到庇護第十時，作者就談「現代主義」、宗教裁判所委員會頒佈的「謬誤錄」，為了反現代主義而在各教區設立的「警惕委員會」，由貝尼尼領導，志在監視各級教士的秘密組織「虔誠團」<sup>21</sup>。提到庇護十二世時，作者就談他對付共產黨一系列的措施，和打消法國工人教士制度的決定。提到約翰（即若望）廿三及保祿六世時，作者自然不能不談梵二期間教會兩派系（保守派與革新派）的互相衝突及其後所引進的改革。

作者提出很多人的名字，而每個名字的背後都隱藏著一段很長的事蹟；多納托教區神父洛倫佐·米蘭尼（L. Milani）<sup>22</sup>、耶穌會士里卡多·隆巴爾迪（R. Lombardi）、方濟會士西克斯托·佩拉亞、紅衣（亦稱樞機）主教奧塔維亞尼（Ottaviani）、弗林格斯（Frings）、弗蘭茨·卡尼希（Franz König）、弗洛里特（Florit）、貝內里（Benelli）、塞珀爾（Seper）、神學家漢斯·金（Hans Küng）、孔加爾（Congar）、施萊貝克斯（Schillebeeckx）、謝諾（Chenu）等。想來這些人的名字，在當代許多人的記憶中印象猶新。

## 結 語

總的說來，本書作者報導詳實客觀，字裡行間雖有幾句個人評語，但都不失公允。作者只在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才說出

<sup>21</sup> 庇護十世知道有這秘密組織的存在，而沒有下令禁止。在審查他的聖品案時，這是他最難過的一關，見J. H. Heaney, "Modernism",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IX, 991~995。又，教會領導層今日承認「反現代主義」的某些判斷，特別是當日聖經委員會的決定是錯誤的，見《教宗求恕》，194~196頁。

<sup>22</sup> 米蘭尼神父及數位曾被教廷處罰過的人，如 Rosmini Mazzolari 及 Ferrari 樞機主教今日都有獲得平反的希望，見《教宗求恕》，47~48、194~196頁。

了一些較強硬的話。

爲了慶祝千禧年，爲了除舊迎新，「清洗記憶」<sup>23</sup>及丟去「死人的包袱」<sup>24</sup>，爲了更明瞭教會人性軟弱的一面，爲了有更坦蕩的胸懷與「其他人士」對話及修好，我想本書是值得一讀的。

在閱讀本書時，作爲教會一分子的我們，一定會感到尷尬和不舒服，但是如果我們能響應爲籌備第三個千禧年來臨而設的研討宗教裁判所問題的神學及歷史委員會，及他們所作的保證：「我們會對問題深入發掘，無論怎樣痛苦也在所不惜。」<sup>25</sup>學習以《聖詠》五十一篇所提的懺悔和謙虛的精神去面對它，天主會使我們粉碎的骨骸重新歡躍，會給我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

<sup>23</sup> 這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口號，見《教宗求恕》，94頁。

<sup>24</sup> 語出瑞士神學家（後升樞機主教）Hans Urs Von Belthasar，同上，15頁。

<sup>25</sup> 語出該委員會的副主席Rino Fisichella教授，見註五。